

张爱玲的光

她是一个梦，一个属于旧上海纸醉金迷的梦。

她是一个谜，一个一生漂泊，结局未知的谜。

她是一方碑，一座可能永远让人无法逾越的碑。

她是一口井，淘不尽，挖不完……她的世界敏感，才气四溢。



电影空间



刘澍 王纲 / 编著

空间

张爱玲与电影特别有缘，她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如《不了情》、《半生缘》、《金锁记》和《倾城之恋》被改编为影视剧及话剧。如今，著名导演李安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搬上银幕，并在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摘得《金狮》大奖，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色·戒》及张爱玲影视改编现象的关注和讨论。

张爱玲 的 光影空间

刘澍 王纲 编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的光影空间/刘澍,王纲编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012-3312-0

I. 张… II. ①刘… ②王…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生平事迹 ②电影—简介—中国 IV. K825.6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487 号

责任编辑 郭宝珍
责任出版 林琦 刘喆
责任校对 王铮
封面设计 郭宝珍

书 名 张爱玲的光影空间
Zhang Ailing de Guangying Kongjian

作 者 刘澍 王纲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19(直销) 010-65265928(发行)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680 毫米 1/16 24 $\frac{3}{4}$ 印张
字 数 3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312-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她是一个梦，一个属于旧上海纸醉金迷的梦。

她是一个谜，一个一生漂泊、结局未知的谜。

她是一座方碑，一座可能永远让人无法逾越的碑。

她是一口井，淘不尽，挖不完……

她的世界，深刻，敏感，才气四溢。

她，艳异而淡雅，华丽又脱俗；高傲又现实，神秘却不失亲切。种种的不和谐使她成为一个谜，其人是谜，其文亦是谜。“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李碧华如是说。她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婉，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生命褪去其华丽的外表，露出赤裸得不堪任何碰触的内核时，即便是她也逃不脱这浮世的悲欢，只能发出这苍凉莞尔的一笑。

是的，就是她，她是张爱玲。

一个才女，一段传奇。

张爱玲，这个清末权贵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个经过了战火纷飞离乱的孤独才女，她的出类拔萃，不但在于小说散文独创一格，而且电影创作也是不同凡响。张爱玲是在灵魂深处爱着电影的，在她的文字里，也总是贯穿着电影线索的林林总总。在张爱玲的笔下，“电影”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词语，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具，而是情节本身，是一种感情上的奢侈方式，是毋庸解释的恋情，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张爱玲的小说是精彩的，而她的电影也是精彩的。可是，



这种精彩不是谁都可以拿来玩味的。在她的电影里，你不能逃避人生的苍凉和爱本身的虚幻、悲苦，她要说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滚滚红尘中的男女们都可能遭遇的故事——曾经最美好的，曾经有过最真实的……张爱玲在“电影”身上寄托了一种最强烈的生命之爱。只有“懂”的人，才可能潸然泪下。

似乎是命中注定一般，张爱玲与电影特别有缘。1947年，她编写出了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之后她的不少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其后又出现不少以她为题材的影视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她的作品在内地风行一时，而张爱玲的多部作品如《半生缘》、《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一再被改编为影视剧及话剧。近几年，关于“张爱玲文学”的讨论及研究尚未尘埃落定，影视及话剧的改编又掀起了高潮。2007年，著名导演李安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搬上银幕，并在第64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摘得“金狮”大奖，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色，戒》及张爱玲影视改编现象的关注和讨论。

从《不了情》到《色，戒》，电影走过漫长的60年时间。60年里，两岸三地上演了一部精彩纷呈的张爱玲作品影视改编史。她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全球顶尖的华人导演都抱着挥之不去的“张爱玲情结”去一再挑战“张爱玲考验”？本书试图以张爱玲电影的方式，再次走近并纪念这位一生传奇的女子。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传奇与流言

——张爱玲的人生历程/1

第二章 世事与才情

——从影迷到影评家的转变/29

第三章 对照与和谐

——张爱玲小说影视技法探究/53

第四章 暗香与苍凉

——电影剧作家张爱玲评价/71

第五章 颠覆与重生

——张爱玲影视剧全记录与解析/127

第六章 时尚与经典

——对“玲女郎”们艺术人生的理性
诠释/303

尾 声 缚茧与破茧

——无法抹除的历史光影/367



第一章

传奇与流言

——张爱玲的人生历程



第一章

卦奇已旅言

—— 卷一 卦奇已旅言 ——



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事，无奇不传。

对于传奇，张爱玲有自己的说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其实，传奇无须寻找，张爱玲其文其事便是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婉，华丽、传奇、才气、冷艳、张狂、孤傲……众荷喧哗，她只做最静的那一朵。张爱玲魂归大海都已经十余年了；她的传奇小说，她的传奇生涯，是一个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是一个个有着悠长回味的故事。她那些饱含苍凉的故事，总是带着几丝淡淡的愁绪，总是蒙着几分隐隐的悲情。

“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流言·天才梦》）

（一）

在一些人看来，历史似乎就是僵化的故纸堆，尘封泛黄，毫无用处。其实，历史是灿烂而神秘的星空，不仅可以映照今天，甚至可以预示未来，而家学渊源无疑是夜空群星中的大且亮者。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虽然她本人的处世态度是“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那么我们只有将“传奇”归于不奇，倾听她所乐道的通常的人生回响。

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让我们将历史闪回到李鸿章的年代。李鸿章，这位清末重臣自 1862



年在上海平定太平天国时发现洋枪的威力以后，便在朝廷的支持下发起了洋务运动，后又斥资四万五千两白银，在上海建造了一座兼有西式风格的豪华住宅，这些或可看做张爱玲的家史中与西方文明的最早挂钩。但是这位清末的文华殿大学士对于张爱玲来说实无直接联系，他所做的唯一与张爱玲有关联的就是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同治进士，清末同光年间“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是正直且忧国忧民的儒生。少时熟读经书，中进士，入翰林，凭着一支笔，参倒了许多的贪官，也得罪了不少的人，被誉为清流健将，名震天下。据《清史稿》记载，马尾之败后，张佩纶罚满归京，听候起复。1888年4月，是张佩纶生命中第二个华美的春天。在李鸿章的努力下，这个流囚回到了津门，成为李鸿章幕僚下掌管重要文件的文书。在张佩纶重返天津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就把女儿李菊耦许配给她近20岁的张佩纶，成为了晚清的一段著名的佳话。

张佩纶虽然娶了李鸿章的千金，但李鸿章因与他为翁婿，反而不便保奏他了。1895年，张佩纶携妻迁居南京，从此告别了宦官生活。张佩纶夫妇在南京买了一所住宅，是康熙年间一个有功老臣的旧宅。民国时期，那幢房子曾做过国民政府的立法院，20世纪30年代毁于战火。

南京生活期间，张佩纶对社会政务极少关心，甚至“断不置喙”，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遂又回归到自得其乐的书生生活。他和李菊耦吟诗作赋、煮酒烹羹、夫唱妇随、诗酒应和，其乐融融。他们的书房叫“兰骈馆”，也缘自一段故事——二人结婚后，喜诗词的李菊耦拿出珍藏的宋拓兰亭，张佩纶惊奇不已，因他也有一份兰亭，“兰骈馆”即因之而来。从他们的日记中可见，有梦



中得诗的快乐，有精心赏茶的雅趣。他们合写过一本食谱，也合著了一本武侠小说，自费印刷。张佩纶一生还有一些著述，如《管子学》二十四卷、《涧于集——奏议》八卷、《涧于草堂文集》三卷、《涧于日记》十四卷、诗四卷，为他的才学功业留下了真实记录。

1903年，56岁的张佩纶因肝疾而逝。临死前他对后人说：“死即埋我于此（指南京）。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九年后，他的妻子也病逝于上海。

他们留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张志沂（廷重）——张爱玲的父亲，女儿张茂渊——张爱玲的姑姑。

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婚恋是很有趣的，他们的佳话被文人名士们传诵得有声有色，而且年复一年地传扬着。但是，他们子女的情感生活刚好翻了个儿，儿子并不安生，也不专情，一娶再娶；女儿一直单身，年老方嫁，长期过着独居的生活。

传奇依然延续着。跨过世纪的门槛，就到了张廷重（1896～1957）——爱玲父亲这一代了。

大盛大衰，也是宿命。这样显赫的门第，给后人的命运投下了沉重的影子。无法增添荣耀，不如颓废。又逢乱世，家也就渐渐败了。

乱世人有乱世人的活法。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等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张廷重生于1896年，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他成了一个出身豪门贵族、身带“皇”气的遗少。他曾做过短期的英文秘书，除此之外没有过正式的职业，主要靠其母即李鸿章的女儿留下的遗产生活。

“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念头也不一定不好，可惜太不成材。于是只好“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昔日多么的显赫也遮挡不了后辈的衰败。

这时，黄素琼——张爱玲的母亲出场了。她是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黄宗炎的女儿，嫁给张廷重可谓才貌相配、门第相当。这件



婚事在当时想必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美得让人忍不住惊动。大约就是崔护看见桃树下的女郎时，“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种悸动惊艳。她初嫁予他时，不知是不是这样欢欣喜悦，是不是这样娇羞不安。

当初，一个是宰相孙儿，一个是军门孙女。张廷重和黄素琼，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那一日，大红灯笼高挂，宾客满堂。大红喜服，龙凤烛燃，连乱世末的暗灰天地，都被这桩喜事映得微显生机。

会有人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亦会有人闹洞房，在帐头床中洒下花生红枣桂圆石榴，嬉闹叫嚷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会有人准备好合卺酒，待新人交杯饮过。他揭下她的红盖头时，曲终人散的寂寥中，两两相望。这个男人，就是那个与自己白头到老的人么？初为人妇的黄素琼定会有微微不安和疑虑，但她一定会真心期盼和这个男人相伴到老。

她一定不会料到后来的变故，不会想到在有了一女一子以后，他们会一步步走向决裂，更不会想到她和他的恩怨，会牵扯到子女，影响了爱玲的一生。

(二)

1920年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富贵景象。但在这宁静的繁华其实蕴藏着深深的危机，时代的大变革将在其中发生裂变，这一隅的宁静渐渐地只是表面的装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大时代的破坏与变动中，巨大的列车轰鸣而来，把



每一种别样的声音都融成它自己的声音，这是无法抗拒的，任何人都阻止不了。宁静下潜藏着躁动不安。就要来临的是什么？人们在等待着，必然会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将要到来。但提前来到的是一个天才的女子，张爱玲。

那是一个秋天。秋天一般给人净朗怡人的感觉，但1920年的初秋却微雨初凉、毫无生气，是阴沉沉、懒洋洋的。9月30日，张爱玲降生，父母为她取了个小名，叫小璘。她的生活也许就像这天气一样，一开始就带着绛色的沉哀。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麦根路（今太兴路）一幢祖上留下来的别致是老洋房里，走马楼，二层楼房中间挖出一个正方的小天井，站在二楼的窗户前可以看见街上的人来人往。这所房子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留存着张爱玲家族太多的回忆。这个老房子有奇异的个性，有太阳的地方暖得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如古墓般清凉。因为房子是在公共租界里，所以各国洋人都在这里，这个房子是李鸿章给女儿的嫁妆。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两岁时，张爱玲随家迁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仆人中间，总是由佣人抱着走亲戚看客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之中。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里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三岁时，她便能背诵唐诗。她在《私语》里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



绿豆糕。”稍后，她家里为她 and 弟弟请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从此也开始了她最讨厌的背书生活。那时，她常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花滚下来。”她回忆说，有一次，“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张爱玲的童年照

小爱玲在玩耍中长大了，但父母的裂痕却越来越大。由于父母间的争吵，童年的张爱玲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爱。但文学给了她巨大的安慰，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以及父亲随手扔在公馆里的大小报纸和刊物。九岁的张爱玲就开始投稿，她的第一笔稿费是五块钱，她用这笔钱买了一支口红，试图用来为自己的童年增加一点色彩，她成年后还念念不忘。事实上张爱玲的眼睛里从来

就没有缺过色彩，她对颜色的敏感几乎是天生的，她的童年是在色彩中一点点摊开的。

父亲张廷重在婚后仍然恶习未改，拼命玩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邀友狎妓抽大烟，苟存性命于乱世，在醇酒妇人中碌碌一生。他身上有诸多恶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等，不一而足。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虽也缠过脚，但借着开化的思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张爱玲说：“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其弟张子静对天津的回忆是“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两人的不合是时代的悲剧、性格的冲突，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给孩子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多年后，孩子们也在婚姻爱情的旋涡中挣扎时，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

由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黄素琼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她向张廷重要求自己的权利——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不抽大烟的丈夫。张廷重断然拒绝，于是她不能不走了。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一起出国了。她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那时，张爱玲四岁，她从此失去母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注定是苍凉、冷漠的。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流言·童言无忌》）

在母亲不在身边——和姑姑张茂渊一起到法国留学去了——的时候，她已经读过了《西游记》等书。父亲又娶了新的姨太太，她



张爱玲的光影空间

叫她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欢她和弟弟。其实，张廷重在妻子出走后的生活过得很潦倒。1927年，他在津浦铁路局的小官差也丢了，这使他觉得颜面扫尽，深受刺激。于是他给远在海外的妻子写信，承诺戒鸦片，不纳小妾，请她回来。为了挽救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有所安排，黄逸梵回来了。1929年，张爱玲八岁那年，一家人经过“黑海洋绿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这一段生活是张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那时家里的一切她都认为是美的顶峰，蓝椅套，玫瑰红地毯，因此“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

那一年，她尝试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曰《快乐村》，写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国皇帝特许的免征赋税和自治权；那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持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她还为这部作品绘了多帧插图，“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在小学还写过一篇《理想中的理想村》，后来又写了纯粹是“鸳鸯蝴蝶派”式的章回长篇小说《摩登·红楼梦》，共计五回，是父亲代她拟的题目。虽然她的这些作品并不成功，但那是她丰富想象力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

九岁时她便开始向报社投稿，而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她喜欢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当时她还踌躇着，不知是应该选择音乐还是美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看了描写穷困画家的电影后，她哭了一场，并决定要做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张爱玲说，她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当她弹钢琴时，便想象那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也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



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那样的年纪，她开始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印象捕捉和选择色彩，她画小人，也喜欢画上红色的墙，这样她感到温暖而亲近。除了画画之外，她还学钢琴和英文。她认为生平中只有那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张爱玲还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她母亲讲起它的历史，便掉下泪来。

张爱玲受新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多，她常常读新文学的书籍和杂志。她在《私语》里说：“《小说月报》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后来老舍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那时她还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后来真是有点“嗜之若命”了。

快乐平静的上海家园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争吵又开始了。黄逸梵这次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与其夫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差距，他们互相妥协而达成的和解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果然没多久，他们之间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次黄逸梵的态度尤其坚决，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于是他们协议离婚，彻底分开，所保留的唯一的联系是母亲可以干涉张爱玲的教育问题。

于是，母亲送张爱玲到黄氏小学去住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瑛”这两个字不响亮，她想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原只是母亲烦恼心情的随意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母亲绝不会想到十余年后这个普通的名字会红遍上海滩，“张爱玲”三个字永驻文学史上。

不久，黄逸梵又要去法国留学，临行前她专门到黄氏小学去看